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海集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 祿

北海集卷三十七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進歷代兵籌類要表

臣謹昧死言臣聞易以事為蠱爾雅以業為危由是知天下之理不可保恃所以貴乎預備不虞也夫除戎器於萃聚之時厲士兵於季秋之月舜則舞干兩階以格有苗而干舞有所不廢成王則政成德備之後將陟禹

功之迹而詰其戎兵不敢忘也文武並用是帝王之極則有國家者誰能去兵昔子建曰兵者不可預言臨難制變者也蓋兵以正守以奇勝攻守備禦進退動静不一而足顧將臣方略何如期於克敵而止爾維古名將詩書所傳載籍所紀散漫難窮學者病之異時張預集古今將百人著于傳而進之朝廷矣然臣謂握兵制勝為王牙爪者何世無之獨百人乎哉矧遇敵制勝契于事機殆非一途咸在所考臣竊觀近世之為將者内之

檢身外之應敵或與古異謹採擇兵法配以往事參較得失與夫前王所以將將之術列之于篇凡十萬言分百餘門號曰兵籌類要大抵叙事正體以類相從或以世次為先後至于事涉淺近不足為後世法者亦所不取嘗觀孫權戒呂蒙欲其學問以自開益蒙辭以在軍務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欲涉獵見往事耳然則為將之道援古證今稽其已然審其至當果斷于心勇而行之則戰可以必勝是書之成或有

取焉夫歌鄉樂者舞不忘于酌舞大武者朱干玉戚不忘于尚德則聖人之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臣所以惓惓于是書也惟陛下矜其愚誠而卒赦之臣謹昧死上進

廉正篇

臣嘗謂行師之道以廉正為先讒人之所畏也善人之所貴也不然則予取予求人將瑕疵其能免於禍敗者幾希唐史謂將臣刻剥自入給帛則以繆易良賦粟則

以沙滲粒故邊卒怨望嗚呼喪師覆國未必不由於此
亦近事之明鑒也

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飡從徑
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

漢祖入關珍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

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約為國虎臣遠人尚其威信

李忠從世祖攻下屬縣會問諸將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以所乘馬及繡衣物賜之

祭遵廉約得賞賜輙與士卒

張奐潔己而羌人遺之名馬良金不受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董和守益州清約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士愛之

呂蒙擒關羽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

呂岱清身奉公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孫權以責羣臣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田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戰士每胡狄私惠悉藏官不入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嘉平中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

陶侃分虜獲於士卒而身無私

石雄臨財廉潔朝廷賜予輙置軍門自取一匹繖餘悉

分士伍
應詹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
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徐邈與羌胡從事羌胡服信畏威賞賜皆散將士無入
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
柳元景起自將率獨無所營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
菜得錢送至元景怒其奪百姓之利以錢乞守園人
柳世隆為宋之名將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曰卿當

以清白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
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馬先珵自為將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
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
吉士詹少時無褌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
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陳慶之性祇謹每奉詔勑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
不好絲竹

羊侃寛厚有器局因置酒有客醉於船中失火延燒金帛不可勝數侃畧不挂意命酒輙待客如舊

斛律光不營財利杜絶饋餉

尉遲恭以所得之財必散之士卒

屈突通從秦王平薛仁杲珍貝山積諸將争得之通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虚

李勣性廉謹不立産業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士卒

段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内至岐泚固致大繒三百家人拒之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

鄧景山尹太原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心不怨訕

郗士美節度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

士善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

韓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乗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史憲忠徙節振武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家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乗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俸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無不懷德

李金全節度安遠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朝廷選廉吏

貢仁浴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
容寵令圖諫曰仁浴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
都遣善將者登城射晏球中兠弁仁浴從後引弓射一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浴退而不言此天下
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浴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
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豈有為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浴而遣漢榮
翟光鄴沉默多謀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蕭然僅蔽

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臨政寛靜病亟戒其左右氣絶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

臣讀孫子曰士無餘財非惡貨也受爵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若李廣吳起輩類能進此

論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凖物或撓之則重濁在上而清明在下廉正之在人也如之周官六計弊羣吏之治皆以廉為本則人臣潔己至於飲水懐霜者非矯也

理宜然也苟溺於利則昏昏則傾側反覆無曰可不戒乎

至公篇

臣嘗謂吕蒙克南郡約軍中無所干取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謂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斬之夫豈特以軍令不可犯耶不以鄉里廢法又以示其公也傳曰公則說蓋說不可以偽為惟誠服而後說苟用衆而不使之誠服殆未可以言制勝也是時蒙能擒

關羽定荊州皆至公之效歟

寇恂不以私仇報賈復

李典不以私憾怨張遼

魏祖自刑以示至公

郭默殺妻以明無私

徐晃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名自效何

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

蔣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収欽屯吏表斬之欽持諸軍

節度𨻶常畏欽因事害己欽謂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

許褚事魏祖曹仁來朝呼褚入便坐語褚不從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稱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重之

關羽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距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宣令曰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歟

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宣王擊公孫文懿有兵士寒乞襦懿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以賜之宣王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吕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陶侃破陳恢軍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無私焉

王濬入石頭收其圖籍封其府庫示無私焉

王猛討慕容暐軍嚴禁師無私

劉恭宣伐蜀食盡而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何無忌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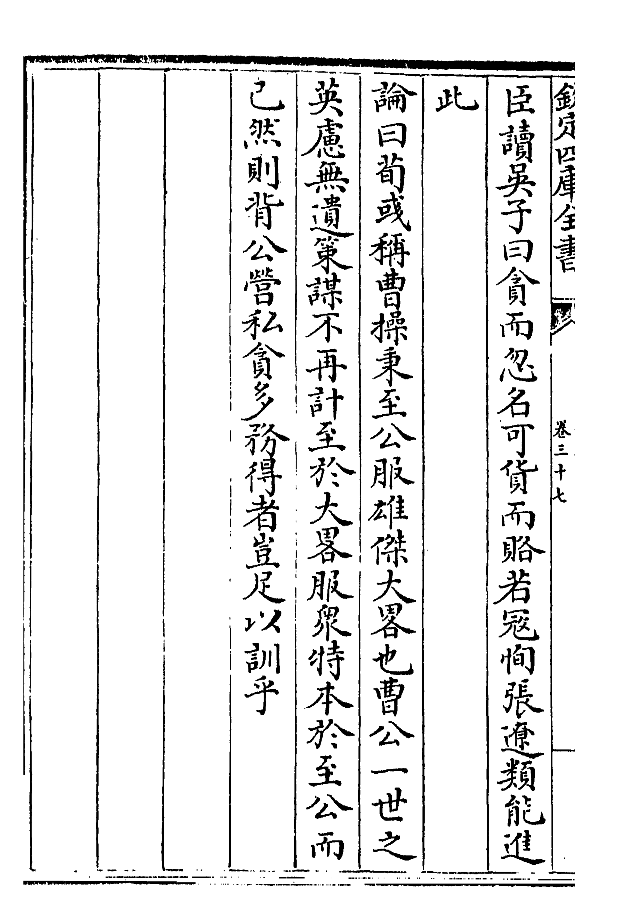
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韋叡攻破六合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私焉

朱修之都督荆州出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之日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于謹破江陵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

李靖破蕭銑號令靜嚴軍無私焉



臣讀吳子曰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若寇恂張遼類能進此

論曰荀彧稱曹操秉至公服雄傑大畧也曹公一世之英慮無遺策謀不再計至於大畧服衆特本於至公而已然則背公營私貪多務得者豈足以訓乎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器識篇　志大意廣附

臣嘗謂士之致遠先器識不充其器而能大有為者未之有也故吞勍敵著洪烈者以器度凝遠為先

寇恂名重朝廷時人以為有宰相器

曹仁數有功魏祖器其勇略以為議郎都騎

先主以周公瑾為器量廣大萬人之英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

先主見龐統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劉琦深器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諸葛恪名盛當世孫權深器異之

温嶠奉表元帝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佳焉

應詹以學藝文章稱何邵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大將軍

劉宏請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

荆南矣

羅憲公亮嚴整武帝以為有才畧器幹憲薦蜀人常忌

杜軫史氏以為西國之良器

王猛器度雄遠有佐時之志猛謂權翼曰皇甫真固大

器也

姚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

馮道振累立戰功於梁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

韋叡雅有曠世之度

羊侃寛度有器局

侯莫陳潁有氣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

楊素少有大志高祖器之

宇文憲氣識不凡文帝以為重器

張守珪遷幽州果毅刺史盧齊卿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

王忠嗣與上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王彦章驍勇有力梁晉爭天下為勍敵彦章心常輕晉

王謂人曰亞子鬭小雞兒耳何足懼哉

臣讀孫子曰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若寇恂曹仁器宇宏博類能進此

論曰航不槳輿不輪茲器也必極其量然後可以致用況君子之大器乎當百萬之鋒而未嘗動色驅百萬之衆若使一民殆非淺識狹中者足以辦此昔僕固懷恩誘諸蕃十萬入寇郭子儀曰無能為也李守貞以死士數千人夜入軍營劉詞曰不足驚也向非宇量宏廓志

先定而才有餘者曷臻是哉

志氣篇

臣嘗謂將以志為主以氣為輔志藏於神而為氣之帥氣藏於肺而為體之充苟氣不足以發志志不足以運氣則何以勇冠三軍而威振鄰敵故曰功崇惟志又曰志至焉氣次焉知此則知所謂大勇矣

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項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耳

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班超曰丈夫無他志畧猶當立功異域

張奐曰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

鄧艾少有志氣鄉里所重

朱暉早有氣决年十三道遇羣賊拔劒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笑其小壯其志遂赦之

杜預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名可庶幾也

劉琨少負志氣聞祖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祖逖與劉琨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中宵起坐相謂曰四海鼎沸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諸葛亮抱膝長嘯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

王濬開廓有大志

尹緯少有大志每覽書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
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蒯恩含芻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
吉士瞻少有志氣吳苞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儒陋
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周文育見兄周捨請制名字命兄子宏遜教之書計宏
遜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
但有大槊耳

李安仁少有大志嘗拊髀嘆曰三將五校何難之有

來護兒好立竒節誦詩至擊鼓其鏜捨書嘆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

于謹好孫子兵書或勸之仕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

李靖曰丈夫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馬燧輟策嘆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業濟四海豈老一儒哉

馬璘觀馬援傳曰使吾祖功業墜于地乎

史稱趹恭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

司馬懿有竒節多大畧

唐彬每慷慨志在立功

李充少慷慨有英畧

長孫晟精武藝多竒畧

賀若弼慷慨有大志

李恭沉敏有遠識

王忠嗣雄毅有武畧

王僧辯習兵書善騎射慨然有大志

梁僅有勇氣常慷慨好立功

辛讜年五十不肯仕慨然有濟世意

段秀實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起宅開路欲使容長戟旛旗

黄碣為閩將軒然有志尚同列有假其筆者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

來瑱畧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

臣讀吳子曰志在吞敵者必加其行列若馬援班超類能進此

諸葛亮既拔冀城顏色愀然有吞魏之志

羊叔子既建三城志氣慨然有并吞之志

周訪宣力中原志平河洛

劉雍因蕃戎畏懾慨然有復河湟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

臣讀孫子曰亂而取之若諸葛亮羊叔子類能進此

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

鍾會時人謂之子房

崔浩自比張良

元崇祖自比韓白

劉湛自比管葛

劉信自比韓信

吳明徹以英雄自許

宇文忻以韓白衛霍為未足多尚
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放卷嘆曰丈夫當如是
臣讀孫子曰勝可為也若諸葛亮崔浩類能進此
孔融志大才踈見敗於袁譚史稱文舉之志足以動義
槩而忤雄心
蕭惠開才踈意廣起亂於蜀土至都見明帝曰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
臣讀孫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若孔融蕭惠開

其敗以此

論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志强氣專則為之而成故奕雖小數一累其志則不能以勝況戎事乎武王克紂之功尚父實維鷹揚播諸樂舞則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夫功有小大未能不因於志茲記禮者所以推本而歸美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九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忘身篇

臣聞夫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夫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然則以仁義用兵者奚身之計乎

司馬穰苴將受命之日忘其家臨約束忘其親援桴鼓

之急忘其身

馬援曰男兒當要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何能卧床上死兒女子手中耶

孟巽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晉及楚戰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趙簡子克鄭于鐵趙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吳蘇討張步飛矢中其股以佩刀截之而左右莫知

祭遵討洪農賊弩箭中其口洞出流血而叱戰不已

周瑜禦曹公流矢中脅自典行營士衆激揚

馬超討鄧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其足而戰斬援

周訪擊張彥流矢折其齒詞色不變轉戰尤力

張歸霸為流矢所中拔矢反以射賊一發而斃

侯安都攻留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胯而容止不變麾軍攻城

王難得收京師矢著眉膚死鬬不已

關羽爲流矢所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而醫刮骨去毒流血滿盤言笑自若

毛寶征蘇峻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鞍奔船洗瘡復戰賊乃退

張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

若

臣讀吳子曰必死則生若穰苴馬援類能進此

紀信以項羽圍漢于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孫堅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脱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免茂因廹下馬以幘冠冢閭燒柱騎圍數重覺是柱乃去

來歙擊公孫述將王元蜀遣刺客刺歙未死馳召盖延延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雖刃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强起受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絶

伏隆為張步所執遣間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

隆為念若今沒身冠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帝召其父湛流涕以隆奏示之後為步所殺

秦伯南與魏祖攻討魏祖為冠所追伯南開門援之冠問太祖所在荅曰我是也遂害之

龎德討關羽漢水暴溢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部曲欲降矢盡短兵接戰謂督將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欲以為將不

早降何為德罵羽曰孺子何謂降也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為羽所殺

周處討齊萬年孫秀知其將死謂可以老母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梁王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弦絕矢盡處按劒曰此是吾效忠授命之日何退之為我為朝廷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楊公則屯領軍府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

如初

于謹當魏末羣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鄙酋長款附

楊素擊突厥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後期掩擊大破之

秦叔寶從秦王討王世充等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陣前無堅對有驕將銳士躍馬挺鎗刺於萬衆中後稍趍疾

嘗曰吾長戎馬間歴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

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馳入稜軍獲所射使拔箭已斬之

張士貴破反獠太宗聞其冐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叚秀實以笏擊朱泚鄭覃謂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朝加賜䙫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納刀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周文晝銳攻高懽懽走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興慶矢盡而死

王彥章被擒莊宗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攻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瘡卧不能起顧明宗曰汝非邈佶烈乎

我豈茍活者遂見殺

臣讀吳子曰師出之日有死之榮若紀信秦伯南類能

進此

論曰魏絳以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子思以衽金革死而

不厭為彊古之人所以執雉冠鷸鑿凶門施素堊歌虞

殯具含玉非惡生而樂死也感激忠義不得不然惟不

顧其生所以勝敵而全其生歟

忘家篇

臣嘗聞事君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惟無以家為者然後可與語事君之忠

衛青擊匈奴大捷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要侯登發干侯青固稱諸校力戰之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宜圖之

漢武為霍將軍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用家為

吳漢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業乎

先主欲以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曰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

李通歸漢南陽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焚屍宛市賛謂通汙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

李忠從世祖圍鉅鹿信都馬寵収忠母妻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殺之諸將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忠曰蒙明公大恩誠不敢内顧宗親及破信都家屬得全

㫝紀明在邊十年未嘗敢䕃寢

邳彤從光武戰攻信都王郎所置信都守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有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㧞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存

龐德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與羽交戰射羽中額

張就東詣太祖為賊所拘私與父恭疏曰大人在燉煌忠義顯然豈以今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

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耶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願徙魏郡曰宜實鄴遂之地以制四方也

晉伐偪陽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荀罃投之以機曰七日不克必於汝乎取之偃匄帥卒親受矢石滅之

李廣為左賢王所圍軍士皆恐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
爾軍士乃安
鄧艾遣子忠禦諸葛瞻忠戰不利而退艾怒曰存亡之
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將斬之忠馳還戰大破之
劉起爲左衛將軍蘇峻作逆京邑大亂朝士逭家東避
難義與故吏欲匿起家而起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
姚弋仲遣其子收石祗曰汝才十倍於冉閔若不梟擒
不宜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

也杖之一百

劉粹討謝晦粹子為晦叅軍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亦不害粹子

郭默為塢主甚得將士心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奔石勒默乃自射婦以明無私

馬仙琕守豫州梁武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

函突通討王世充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洛屬公如

二子何通曰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

堯君素守河東抗唐兵唐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言君何自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李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

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攻之設私幄城隅以止息經府

門不顧圍解閱三夕乃歸私寢

馬燧擊田悅約衆以家資賞至斬楊朝元殫私財賜麾下

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家產前後賞賜輒上於官

顔杲卿敗於常山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

段秀實與吐蕃戰師不利馬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秀實責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

其家耶使鋭卒領兵依東原示賊將戰虜不敢逼遐璘得歸

臧洪為袁紹所圍主簿啟內厨米三斗中分稍以為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食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張廵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廵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廵强令食

之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

張丕守臨汾累月士卒糧且盡救不至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軍戰良苦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辛讜見杜慆謂可共事與妻子决同慆死生泗州被圍往淮南乞師過十餘旬未嘗見妻子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慆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

李神福攻杜洪田頵執神福妻子歸于宣州神福討頵

顗令招之神福曰吾以卒從吴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斬其使以自絶軍士聞之皆感奮顗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其兵

高行珪為武州刺史元行欽得行珪子㮣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

吴程攻常州為李景將所敗程裨將部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

臣讀吳子曰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惟衛青霍去病類不顧其家則人君所當念功者如此

張奐戰降且渠伯德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部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田豫護諸羌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因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輙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胡去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帛五百匹豫得賜分其半以藏少府後胡來以半與之

臣讀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若張奐田豫類能

進此

論曰禹之治水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泣予弗子盖人臣忠以奉國不顧其私有如此者後之人有志於功名則可以禹為法乎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可不勉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海集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葆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北海集卷四十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誠感篇

臣嘗謂人臣事上莫過乎忠忠則不欺故可以動人可以感神易言王明並受其福詩以靖恭正直為神介之福蓋謂是也矧將臣出萬死一生之地保人民衛社稷則非忠以有格者其能成功乎

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耿恭屯金蒲城穿井五丈不得水恭向井再拜為吏士

禱井泉湧出

張與世軍豬圻軍士伐木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

旬當平無自苦忽不見果敗劉胡

吕光討西域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曰吾聞

李廣利精誠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于皇天必

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龜兹王白

純距光光左臂内脉起成文字曰巨霸
豆盧勣鎮渭州髙武隴絶壁之水勣馬足所踐飛泉湧
出有白烏翔止廳前白狼見於襄城百姓號其泉爲王
漿泉
楊朝晟城方渠以遏吐蕃師次方渠水之有青虵降隃
下走視其迹水從而流築防環之遂爲停淵有詔置祠
名曰應聖
李嗣業爲疏勒鎮使城一隅毁屢築輙壊嗣業祝之有

白龍見因其處立祠以祭城遂不壞

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

牛存節節度康國軍朱友謙叛附於晉西進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友謙與岐兵合圍時久欲以渴斃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

臣讀孫子曰知天知地聖乃不窮若貳師將軍耿恭類能進此

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降

王霸至滹沱河水流澌光武令霸往視還即詭言氷堅可渡比至河氷亦合光武以為天瑞

陳茂為交阯别駕刺史舟徵渉海遇風船欲覆没茂拔劒呵罵水神風即息

石勒征劉曜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凌清結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庾翼率衆北伐及襄陽大會僚佐陳𤣥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賀若弼遇突厥入朝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命弼再拜而咒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旣射一發而中

石雄討劉植白鷺立水次雄誓而射之正中其目知有成功

宣宗詔李嗣業討党項見植竹纔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項窮寇仍歲暴吾邊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

當自亡一發竹分矢徹諸外不閲月羌果破殄

馬燧之在河陽河水暴溢燧不忍獨生而水不為害

李嗣業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柢窮塹識者以為

至誠所感云

安重榮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

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

後為成德軍節度使

臣讀孫子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術若王霸陳

茂類能進此

論曰慶忌以讒自刎而彗星襲月鄒衍以忠見棄而繁霜夏隕劉昆向火叩頭而反風降雨戴封積薪自焚而大雨立至天人之應甚於影響況夫將天威遡王恩伐罪弔民則精忠所格其應為如何故疾風暴雨避灌壇之道以至流澌合於滹沱氷凌結於大堨其有以見誠格之至乎

族屬篇

臣嘗謂古之善養兵者相親以恩相結以誠與之安與之危惟所用之往無不利荀卿所謂如子弟之衛父兄是也彼以義合者如此況與我同父者乎是以君子强吾宗不使本根弱厚吾本不使枝葉離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以治祖禰下殺以治子孫旁殺以治昆弟序以昭穆合以宗黨故能睦其親惟我之從聚其族惟我之用雖赴水火猶之可也豈止廹窮禍患害相救而已乎

漢祖定天下蕭何以功封酇侯羣臣爭功高祖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耿純率宗族合三千餘人迎世祖及破射大族世祖曰大兵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乃以純族人為蒲吾長悉令親屬居焉純疾䕶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即使將純營

耿弇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大著

朱儁守交趾過本縣簡募家兵

臧霸率子弟請以家屬詣鄴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自請願從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從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曹景宗從梁武起兵聚衆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子一與侯景戰及弟子五並直前子一刺其騎騎倒

稍折賊解其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全乃免胄赴敵
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脛還至塹一慟而絕賊嘉子一
之勇歸之面如生
梁士彥討尉迥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
之大破迥軍
渾瑊為中軍都虞候帝狩於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
卒解賊圍
王智興伐李師道以步卒八千次胡陵以騎畀其子晏

平為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取黃隊攻金鄉拔魚臺

郭子儀之壻吳仲孺殖貨累巨百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

臣讀吳子曰投之于王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若蕭何耿純類能進此

論曰三代之用人入則為卿出則為將其為卿也族類以分則用以為將而族從焉春秋之戰類皆如此觀蕭相國耿將軍咸能睦聚其族賓郊遂從軍旅孜孜奉國

垂名竹帛庶其能復古者歟

家貲篇

臣嘗謂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苟至於私則惟利是嗜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志於公則不然潔己盡忠凡可以報國者無不為也死而利國亦或為之況貨寶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乎故損家貲以助軍惟以天下為公者能之

蕭何以家私財佐軍

李廣得賞賜輙分其麾下

祭遵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輙與士卒家無餘財

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萬斛

竇嬰為大將軍伐吳楚賜金千斤嬰陳於廡下將士過者得裁取為用

曹公取家好金為呂布作印

沈慶之身享大國家素富厚再獻緡千萬穀萬斛

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鄉里飢餒明徹自謂何功致

此并所得金帛盡散之士卒家無私藏

裴行儉擒都支帝賜都支資産金四斤三千餘物槖駝

牛馬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輙盡

郭子儀屯邠州回紇赤心請市馬萬疋有司以財乏止

市千疋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納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

李晟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

日益東徙自棄之爾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酋表異

之吐蕃大懼

楊元卿節度河陽何進朱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帝嘉美又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

馬燧擊田悅約衆勝以家財賞至斬楊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償財

李嗣業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之官以助軍衣

石雄朝廷賜與輙置軍門自取一疋纖餘悉分士伍武

宗喜曰今為帥義而勇罕雄比者

張廵守睢陽敗尹子琦獲車馬牛羊悉分士卒毫不入其家

于頔見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帝却之

王建及將銀槍校節軍悉以家資散士卒累立軍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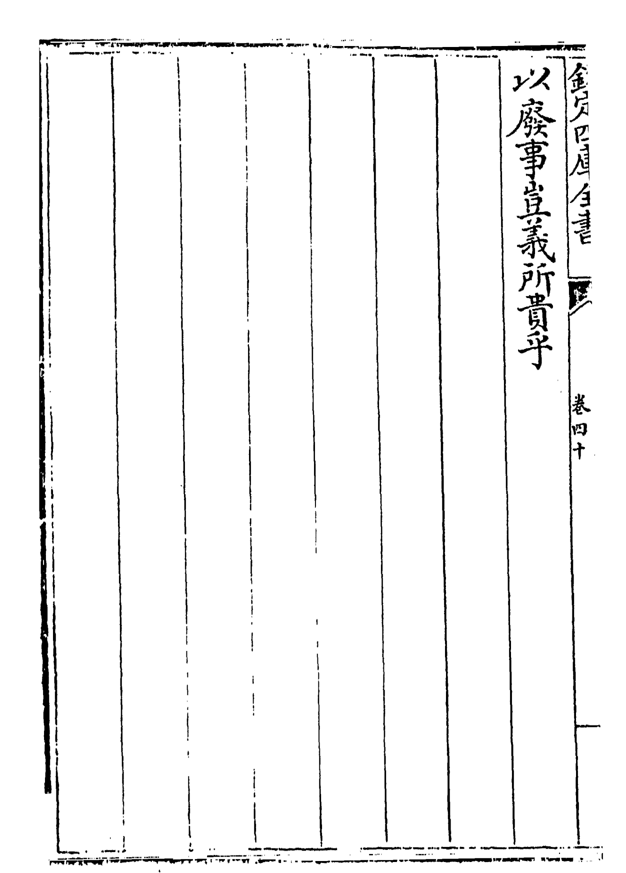
安彥威塞河決出私錢募民治隄為都統禦契丹悉以家財佐軍用

臣讀吳子曰上愛其下恵施流布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若李廣祭遵類能進此

論曰君天下者生財有道故金實充牣府庫彼私家之積於國何有而捐以助軍然當時美之史氏述焉非以忠義所激本於誠心故歟在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蓋臣能捐家以奉國則君將寵以高位賜以厚禄斯能建國立家然則王翦之伐荆請美宅善田不嫌於乞貸之甚何耶蓋其說謂空一國之甲士以委我我請子孫業以自堅爾詳觀古人行事惟義之從苟執方

以廢事豈義所貴乎



北海集卷四十一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譽望篇

臣聞古語有之名下無虛士苟有其實人將與之以名況夫摧鋒陷陣破堅拔敵其成功卓卓在人耳目則不譽宜如何

臧覇以壯勇聞

龎涓以英烈聞

周鐵武以勇敢聞

劉牢之以壯勇聞

李靖以沈勇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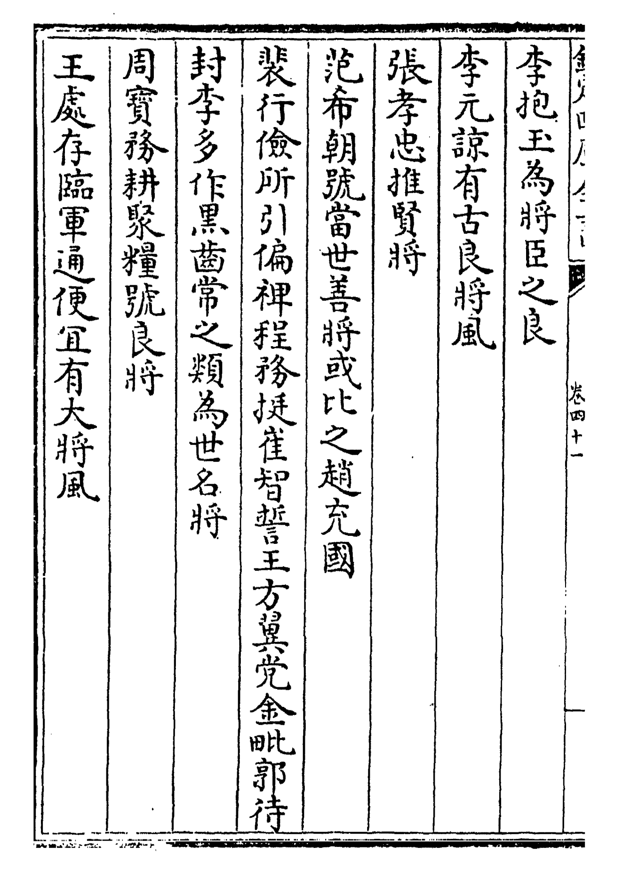
李勣以威肅聞

馬璘以忠力奮

李光達以沈果稱

馮奉世為折衝宿將

鄧遐歷數郡守號為名將
劉方感恵兼行論者稱為良將
張須陀勇決善戰長於撫御號為名將
楊素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史萬歲應變無方號為良將
周訪智勇過人為中興之名將
長孫晟武藝逸羣為後來之名將
周璘為中興銳將



李抱玉為將臣之良

李元諒有古良將風

張孝忠推賢將

范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

裴行儉所引偏裨程務挺崔智䛒王方翼党金毗郭待

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

周寶務耕聚糧號良將

王處存臨軍通便宜有大將風

郃廷瑞訓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
臣讀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本若
臧覇龐涓類能進此
樊子蓋平楊玄感帝謂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此彰
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詔封濟公言其濟天下
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
張巡許遠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巡死三月而救至
十月而賊亡天以全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

後顯也

臣讀六韜曰揚名譽震遠方揺動四境以弱敵心若

樊子蓋張廵類能進此

李廣程不識謹邉皆為名將

張奐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邉境及

為將帥果有勲名

賀齊父子皆有令名為吳良將

許汜稱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備謂劉表曰許

君論是非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則
元龍名重天下
蕭摩訶從侯安都拒齊軍安都謂曰卿驍勇有名千聞
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
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安都乃免
羊侃伐侯景傳士哲呼侃與語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
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
為北人所欽慕如此

史萬歲擊退爨玩元旻曰萬歲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

賀若弼與源雄詩曰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

唐太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李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臣讀吳子曰簡募良材以備不虞若李廣張奂類能進此

班定遠燕頷虎頸為名將於漢

斛律光馬面彪身為名將於齊

郭知運猿臂虎口為名將於唐

賈復事李生生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陶謙年十四五策竹奴戲兒童皆隨之同叔甘公遇諸途見其容貌與語謂其妻曰彼有其表長必大成以女妻之

曹公與韓遂會語於朝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爾

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

何熙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以勇服衆

劉備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

關羽美鬚髯故諸葛亮謂之髯將軍

曹彰鬚黄故太祖曰黄鬚兒大奇也

吳彦為通江吏將軍薛珝仗節南征軍容甚盛彦觀之慨然而歎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

周瑜謂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鍾會以敏速聞成公將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之見會異之曰非常人也

王濬氣貌偉特時謂為雄虎相

渭濵父老謂羊祜曰孺子有好相年十六必見大功於

天下

大雷老父謂柳文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後當相

憶

江陵卜者謂吉士瞻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

得戎馬大都

李安人五擲皆盧齊明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

也

呂僧珍容貌甚偉陳顯達曰卿有貴相後當不減深自努力

王茂身長八尺美貌儀齊武嘆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韓擒虎有雄傑之表突厥來朝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破陳國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鬚髯美好有英傑之表

韓擒虎英貌魁偉有雄傑之表

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歩楊素擊突厥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其相表異又目有重瞳隂為帝所忌

李景擊遼東還配事漢王隋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當位極人臣

李勣臨事選將必取其竒龎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吐蕃表請和旣宴使者窺覘唐休景后問焉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

李光顏天資驃健馬燧曰有若奇相終必光大

薛仁貴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着白衣腰鞬張弓大呼所向無前

李從勉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異其狀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李用送盧岳至太原岳謂吾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

跡徹真將相也

臣讀六韜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若班定遠斛律光類能進此

人謂英布為當黥而王

相者謂張昭達為少而貴

人謂張欣泰當時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相者云年壽更增可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

李廣悔悔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韋叡制勝之道謂為魁偉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
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
崔浩纖尫懦弱胸中所懷踰於戈甲
段太尉奮不慮死然低首拱手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
臣讀六韜曰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不遂者天下
所賤聖人所貴若張良韋叡類能進此

霍將軍天幸未嘗困絶

李廣數竒詔無令當單于

臣讀孫子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若武帝李英公類能進此

論曰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則名不約而自至故徐晃無用私譽馬仙琕進不求名然人到於今稱之若曰吾將為賓乎則鄭子産謂小人舋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王智興挐索財貨交結權貴以買虛名是二者

名雖景集而望益以損奚取於君子之令名哉

北海集卷四十二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知將篇

臣嘗謂人君深居高拱而將臣立功閫外非聽聰而不惑視明而無壅則妨功害能之臣將投隙而起狐狸之疑矣疑且不可覬其成功矧欲知其勤勞而使之心悅乎詩曰有功而見知則悅易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知

此則知所以使將臣樂盡其心矣

張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乃天瑞也

魏祖謂劉雄鳴曰孤方入關夢得一人即卿耶

孫權謂周瑜君言當擊賊甚與孤合此天以卿授孤也

隋祖指賀若弼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謂李景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

苑君章戒劉武周曰唐公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可爭也

唐德宗謂羣臣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

梁太祖常曰葡翔劉捍寇彥卿輩天為我生

臣讀吳子曰聖人舉順天人若光武太宗類能進此

漢高祖論功行封先封蕭何羣臣謂何未嘗有汗馬之勞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皆功狗也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高祖以運籌決勝不如子房鎮撫餉饋不如蕭何戰勝攻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

光武指李常曰此家率諸將輔翼王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賈復不言功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魏祖謂呂虔曰卿守郡擒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輙克昔寇恂立功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

周泰從孫權討山賊賊卒至泰投身衛權權至濡須因會命泰解衣手自指其瘡痕問以所起謂之曰卿戰如熊虎不惜身命朕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明日授以御盖

周魴破賊日休軍旋權會諸侯宴權曰君束髮戴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

張奐既破羌胡帝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

長無西顧之患矣
太祖以程昱全三城執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人有告昱謀反賜待益重
魏太武指崔浩示高車渠帥曰朕始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
隋祖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婁子幹輩守後數日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彦拜雲門總管胡馬不敢至塞

徐晃克關羽魏武舉巵酒勞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馬隆平凉州帝謂羣臣若從諸卿言是無凉州也

陶侃破杜弢王處仲曰若無陶侃便失荆州矣

王鎮惡陷長安宋武帝曰成吾覇業者真卿也

魏太武與崔浩論近世人物浩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周武帝謂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宜遠任

隋文帝謂元胄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謂賀婁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謂宇文忻曰君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

煬帝謂衛元曰此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憂

羅士信短而悍從張須陀擊賊無敢抗煬帝遣使圖須陀士信陣法上内史須陀破賊露布以聞帝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唐太宗知李靖之功蕭瑀劾之不以為疑知藴定方之功王文慶譖之返以得罪

李靖襲定竄走可汗太宗曰古未有輩足濯吾渭水之耻矣

武后誚揚再思李嶠姚崇曰唐休景知邉事卿等十不當一

郭子儀收復東都帝遣其軍容迎覇上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李光顔勇而義裴度以為必立功於蔡

石雄勇而義武宗以為將帥罕其比

康懷英擊敗岐兵于武功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王重師取濮州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

裴約守澤州李繼韜降約猶不叛莊宗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元行欽馳騎觧圍出莊宗於潘張莊宗還營持行欽泣

曰富貴與卿共之

臣讀吳子曰强國之君必料其人若光武魏祖類能進此

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

張飛愛欽君子而不惜小人先主戒之曰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後飛帳下將殺飛持其首奔

孫權先主曰噫飛死矣

陳帝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

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叙其拙周俟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俟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臣讀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若蜀陳二祖類能進此

趙王破王陵而秦王強起武安君

齊兵破騎劫而燕王謝昌國君

匈奴數擾邊而趙王復請李牧秦軍數困趙而趙王思復用廉頗

遼西不寧爪步路絶而太宗召見薛仁貴

臣讀吳子曰有道之主能屈巳以伸人若秦燕之主類能進此

羊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爲之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於祜廟

檀道濟旣没魏軍至爪步文帝登石頭城上甚有憂色

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長孫晟卒突厥圍鴈門隋帝嘆曰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周武入鄴追贈斛律光為上柱國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臣讀吳子曰得之國強失之國亡若羊祜檀道濟類能進此

論曰人君雍容帷幄折衝千里以其得人也欲得人在

乎知人其未得之則知其才既得之則知其功如是而後可以㕓羣策若漢髙祖發明三傑佐命之功諸將説服唐太宗知衛公之賢雖廷臣舉劾不以為疑其能克定大業職此之由嗟夫隺顥嘆曰白面書生有雄胆大畧藏用守道則有其材而不獲知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卒以間逐則有功而不獲知豈不惜哉

北海集卷四十三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薦舉篇

臣嘗謂人君用賢之道相易而將難德行著於平素謀猷見於啓沃則任以相焉可也惟將不然固有不拘小節不護細行一旦崛起草野而功名暴白於天下自非責之近臣之薦待以不次之舉則委靡沉伏而不獲自

効者有之

昔張耽之舉謝艾其說曰韓信非舊臣穰苴非舊將呂蒙非舊勲魏延非舊德盖謂折衝禦侮得其人則用之不以資計而序遷也張仲華用艾為中帥大破羣賊則耽其知所薦乎

漢髙祖拜大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薦其能用以為大將一軍皆驚

唐憲宗討劉闢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髙崇文為兵

馬使杜黃裳薦其才用以討闢人皆大驚

臣讀吳子曰勤之以禮撫之以仁若漢高祖唐憲宗類能進此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大夫

晏嬰薦田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

以為將軍扞燕晉之師

漢王敗於彭城至下邑下馬據鞍問諸可與共功名者良進黥布彭越韓信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何武薦辛慶忌曰行義修正果毅敦厚宜在爪牙以備不虞

鄧禹薦吳漢曰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大將軍薦寇恂曰文武備足有御衆牧人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光武在河北賈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復有將帥節於是以為破虜將軍

皇甫規薦張奐以自代曰宜正元帥以從衆望

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

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詔求猛士兖州舉馬隆材堪良將

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鎮御北方謝安以謝玄應

舉

陳騫薦唐彬曰彬之為人勝騫遠甚帝以為鎧曹屬

武帝伐虜固人或薦王鎮惡帝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

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梁武起兵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韋叡曰棄

騏驥而不乘焉惶惶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

陳宣帝之北侵也衆議在淳于量徐勉獨以吳明徹為

人無過者用之為督

楊素言劉方有將帥之畧詔為行軍總管

張悍薦來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材

李德裕以回鶻逼振武轉戰雲州薦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軍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帝即以方畧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

臣讀吳子曰世不絶聖國不乏賢若趙衰晏嬰類能進此

晉襄公反自箕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

之功也

黥布以兵會垓下高祖謂隨何曰吾方圖子之功

馮奉世平西域元帝謂徐幹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吳明澈克淮南宣帝謂徐陵曰賞卿知人

高崇文平蜀憲宗目杜黄裳曰時卿之功

臣讀孫子曰賞罰孰明若晉襄公類能進此

陳湯斬單于首上疏宜揭稾街丞相匡衡等以月令春

當掩骼埋胔不可將軍王商以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

戚夏手足異門而出宜揭十日詔將軍議是也
史萬歲討突厥聞其威名引去萬歲追斬數千級楊素
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
牧耳遂寢其功
裴行儉縱反間說阿史德曰伏念與阿史德溫傅相貳
伏念縛溫傅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
功卒斬伏念及溫傅行儉曰殺降則後無復來矣
李德裕節度劍南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降維距成都四

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縣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真吐蕃之牙異時戍之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具陳出師之利牛僧孺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

檀道濟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百戰諸子又有才器朝廷疑畏之

宋祖入關之功王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

臣讀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若陳湯裴行儉類

能進此

馮唐事文帝帝言趙將李齊之賢意未嘗不在鉅鹿且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因激帝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太宗疑李宏節貪欲坐舉者魏徵謂屈突通張道原號清白死且不變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帝曰朕未之思置而不問

臣讀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為一卒若文

帝太宗類能知此

論曰春秋傳有言出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事君以人乃國政之所先惟善故能舉其類善者以類進則可與勝敵可與强國若蕭何之於韓信杜黄裳之於高崇文能舉類者歟噫子桑舉孟明而左氏稱其霸晉子文舉子玉而臧貫知其敗楚為政者其謹所舉哉

君命篇

臣聞古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盖君命之臣聽之甚於影響況夫為國爪牙伐叛討貳機會之乘間不容髮則所以承命者宜如何觀周之南仲城朔方平玁狁詩人推美之以出車名篇其義如此

隱十年公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廷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莊六年衛侯入於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言天王

之命也

趙奢受命之日不問家事穰苴責莊賈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李傕用周忠賈詡策召朱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遂就召

吳漢每當出師朝受召夕即引道無辦嚴之日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朱然為右軍師終日欽欽常在戰場雖世無事每朝夕

嚴鼓兵在營者咸列行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輙有功

呂僧珍從文帝東討知行軍衆局事宅在建陽門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帝以此知之

揚公則威名素著朝廷北侵詔假節先往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染疾曰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豈可辭事彊起登舟

郭子儀握兵居外程元振魚朝恩短毀然詔至即日引

道無纖芥顧望嘗王臯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受命日不宿家

李晟軍定州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張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欲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乃踰飛狐次代州

段秀實爲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李嗣業以安西五千兵赴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

誠兒女爾嗣業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為輔

李光顏節度邠寧李介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汴人未陳潰之賊走

高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及平蜀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

劉昌守寧陵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元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慴服

周太祖拜樞密是時河中永興鳳翔相繼反諸將無功

隱帝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使西督諸將

梁太祖㦤潞王從珂在河中為患乃顧張存欽以一大繩與之曰為我持此縛珂來卒徙珂於汴

臣讀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體也若吳漢朱儁類能進此

李光弼保閬喜為僕固懷恩所忌又為程元振中傷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還長

安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
州取租賦為解
來瑱節度南山明年詔還諷衆留已而外示行又改節
度淮西瑱言淮西無糧須麥妝可上道又諷衆固留
臣讀吳子曰機有所謂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
事機若李光弼来瑱幾類于此
論曰春秋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下者君也君之
所存者命也夫命上以義制之下以信承之以整六師

憂以誅不義若賈復李光顔之忠敏吕僧珍高崇文之

弼國李晟段秀實之責善盖古所謂社稷臣者歟李光

陷於嫌隙畏逼不終此杜工部所以借喻於秋葉也